

阿尔卑斯山的 沉思



阿尔卑斯山的沉思

延泽民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冬 至 天 明

封面设计：姜 录

阿尔卑斯山的沉思

Aerbeisishan de Chensi

延泽民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 42号)

黑龙江绥化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6 4/16·插页 2·字数 110,000

1987 年 10 月第 1 版 198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2,329

统一书号：10360·146 定价：1.45元

ISBN 7-5317-0036-0/I·37

前 言

古人云：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对于瑞士和联邦德国的地理历史以及文化，我曾读过一些有关资料，多少知道一点点。但既未“目见”，更没“足践”，好呀坏呀的，不过人云亦云而已。这次我一进西欧，一踏上这两个国家的土地，就暗暗提醒自己：“目不随人视，耳不随人听，口不随人语，鼻不随人气”。

我要独立思考。

我要把亲眼所见，如实地记录下来，介绍给我的读者。我自知没有文采，不会用漂亮的语言文字装点我的作品。只是看见什么就记什么，想记什么就记什么。有时还动一动脑子，联想到一些事情，发几声感叹，加几句议论。这自然难免有“阴差阳错”之可能。只因我确实思考过一些问题，所以把书名叫做“沉思”。

瑞士和西德的朋友非常直率，说：“我们有不好的东西，但不给你看。”言外之意，让我看的東西都是好的，是

他们认为值得夸耀的东西。我很感谢这些朋友的热情、友好、坦率的表示。的确，我所到之处，所见到的东西，都感到新鲜、美丽。我所遇见的作家艺术家、学者、教授，都非常友好，使我每天都处在友谊的海洋之中。尽管如此，我仍在注意观察、思考。我漫步在莱茵河畔，游荡于日内瓦湖之滨，站立在阿尔卑斯山之巅，都无不在思考。

瑞士可以说是个山国，阿尔卑斯山占据它全国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几十年前，它还是一个贫穷的农牧业国家，而今天，按全民平均收入计算，名列世界之首，是最富足的现代化国家。这个“山国”建设得十分美丽，被称为“欧洲公园”或“旅游天堂”。有人说它有一百几十年没有打仗，没有遭到战争的破坏。是的，是这样的，但也只能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它北邻联邦德国，南邻意大利。人所共知，这两个国家出了一个希特勒，一个墨索里尼，把两国变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最后成了战败国，城市被炸成一片瓦砾。但四十年后的今天，无论西德、意大利或东德，都变成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了，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也在思索。

中秋佳节之夜，我坐在阿尔卑斯山的离奇山之顶，皎洁的月亮挂在深蓝色的天幕上。象这样的月亮，在北京，在兴安岭，在陕北黄土高原，在江南大地，我都见过，并不觉得这里的月亮比中国的圆，而且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更优越——虽然我们现在还很穷，比不上人家。于是，我由此怀念起祖国来了。我几次出国，虽然都受到主人的十分热情友好的接待，结识了许多朋友，增长了知识，大开了眼界，而最

后又都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离开朋友，同时又迫切地希望高翔的“雄鹰”快快把我载回祖国。

我感触最深的是在日内瓦和几十位作家的一次聚会，朋友们向我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不是故意出难题，不，态度都是友好的，只不过对中国的情况不甚清楚。有一位太太问我读不读《圣经》，信不信“上帝”。我笑了，说：“《圣经》里有不少故事满有意思，但我信仰马克思主义，我的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然后便把话题拉回到文学上来。但他们对中国的事情很感兴趣，又提出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问会不会变。我回答得很肯定：不会变。但从他们的表情看，似乎并不相信。我再把话题拉回到文学问题上，因为涉及到政策问题，我不敢信口开河。

日内瓦是一个“国际”城市，真没想到住在这个城市的这些作家对中国的文学并不了解。有的只知道孔子、老子。在另一个地方还听说有人把赛珍珠说成是“当代中国作家”，而对真正的中国当代作家则毫无所知，连鲁迅也不知道。于是我又在“沉思”。因为这不能怪人家“无知”。人家对于自己的专家、权威学者引以为荣，想方设法向外介绍，而我们——有人则生怕别人出名，生怕别人超过自己。“四人帮”兴妖作乱时，对专家权威都要打倒，要批倒批臭。他们口头上也不得不讲鲁迅是近代中国文化的旗帜，实则“树”江青，把江青吹捧为“今天的鲁迅”，文艺“旗手”。真叫人恶心！

月明媚，夜深沉，万籁俱寂，阿尔卑斯山仿佛在沉思。
我也在沉思。

不记得谁说过，思考是智慧的眼睛，想象是思想的翅膀或明灯。反正我觉得看看别人，想想自己，并没有坏处。值得学习的，我就学习，不值得学习的，我就不学。我们的优秀文化，锦绣河山，建设成就，值得引以自豪的很多。有杰出的专家学者，有杰出的作家艺术家，还有层出不穷的后起新秀。当然，我们不需要互相盲目吹捧，但也不可“同类相食”。老老实实做学问，扎扎实实搞建设，造福于人民，造福于子孙后代不是很好吗？

当这本小书送交出版社之际，我祝愿中瑞、中德作家艺术家的友谊之花盛开，祝愿它象阿尔卑斯山的松柏一样长青！

我还要重复一句，我的“沉思”或“联想”，不敢说都对，但我说的是真话。不妥之处，希望读者批评。

延泽民

目 录

前言	1
瑞士，美在哪里？	1
致富的奥秘	5
旅游的天堂	9
从北京到苏黎世	14
沙加机场候机大厅	21
瑞士华人女作家赵淑华	23
歌剧院内外	29
瑞士青年在追求什么	34
瑞士的儿童警察	38
看抽象派艺术有感	41
奥特尔音乐中心	44
苏黎世大学新楼	47
世界著名的音乐厅	51
友好的会见	53
战士与小偷	55
巴塞尔见闻	57

圣哥大.....	67
青年人的抱负.....	73
劳滕纳格女士.....	78
妈妈为什么同情她.....	80
青年人哪里去了?	83
国际小村.....	86
布利剌格岛.....	88
壮美的山河英雄的箭.....	92
举头望明月.....	99
从原始马车到宇宙飞船.....	105
从卢塞恩到伯里格村.....	109
伯里格村的友谊.....	113
努兹高尔女士.....	116
打扮生活的学校.....	121
国际城市日内瓦.....	124
瑞士首都伯尔尼随笔.....	137
友谊, 干杯!	139

飞往斯图加登.....	142
“中华园”饭店.....	145
教堂的钟声.....	148
“中国人！”.....	150
乘电梯有感.....	152
“对不起”和“他妈的”.....	155
富足不忘俭朴.....	158
骂人有罪.....	161
防止自杀的铁栅.....	163
创新的含义.....	167
从泥壶的学问想到.....	171
席勒还活着.....	175
从巴符州的“人类博物馆”想起.....	178
海德堡杂记.....	181
台湾姑娘.....	186
繁多的民众节和萧条的文学.....	189
朗格尔先生，再见！.....	194

瑞士，美在哪里？

说到瑞士，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联系到钟表。然而，瑞士每年吸引全世界几千万人去旅游，则不是因为它是钟表的王国，而是被称为“世界公园”或“欧洲花园”，因而又被称为“旅游天堂”的缘故。

公园或花园是什么景象，人们当然知道。尽管它有大有小，格局不同，但都有一些共同之处，那就是花草树木和山水鸟兽。如果去掉这一切，只有一片光秃秃的土地，那就不能称其为公园或花园了。而花草树木和山水鸟兽，任何国家都是有的，但并不因此就可以成为公认的世界公园或花园。

瑞士的总面积为41 293平方公里。欧洲的阿尔卑斯山占据了瑞士国土的百分之六十。它是一个内陆山国，没有自己的海岸。那么，这个风景如画的国度，它到底美在哪里？

我从瑞士北边与联邦德国交界的莱茵河，到南疆与意大利接壤的卢加诺，从西面与法国相连的日内瓦湖，到东面与奥地利、列支敦士登交界的山谷，周游了一大圈，一直在注

意它的美，探索它美丽的奥秘。

我终于发现，瑞士之所以美丽，首先在一个“绿”字上，它之所以每年能吸引超过全国六百万总人口几倍的旅游者，也是这个“绿”字。

你在瑞士旅行，不必担心黄尘扑面。黄土都被森林、花草覆盖着。阿尔卑斯山的最高峰达海拔4 634米，视力所及，除了峰峦之巅的皑皑白雪，也都是森林和花草。山坡，满目绿色；平原，满目绿色；峡谷，也是满目绿色。森林、花草、绿色的天地，对于人们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瑞士的高原和山谷中，分布着1 494个自然湖泊，可是如果没有森林和花草，它也就逊色得多了。到了炎夏，人们向往的是森林或大海，而不是沙漠；尽管沙漠的夜晚也是很凉快的，甚至有一个光溜溜的湖泊，但又有谁愿去沙漠里乘凉、避暑或旅游呢？

我所见到的农村房舍，都竖立在绿色的丛林之中。那一幢幢白色、红色的二层单元小楼，远远望去，仿佛盛开的花冠，美丽得很。现在，瑞士的城市人口，已经在向农村倒流。苏黎世是瑞士最大的现代化工业城市，人口四十多万，近几年来，已有几万人迁居农村。原因也在一个“绿”字上——丛林茂密，环境优美，空气新鲜，能使人延年益寿。

从北京出发前夕，瑞士驻中国大使设宴欢送我们。大使先生对我说：“你到苏黎世那天，正好是星期日。你将在街上看不见几个人。人们都开上自己的汽车到乡下去了。”我记住大使先生的话，到苏黎世下飞机后，一路观察。果然，从机场到市区我们住的旅馆，一路上只看见三个人。商店关

门，街道上静静的，偶尔可见一辆红色小轿车悄悄疾驶而过。一幢幢白色的房子，都被翠绿的树林簇拥、包围着。阳台上挂满五颜六色的鲜花，兴高采烈地接受深秋阳光的沐浴，而门口，却不见人影。

啊，这群山起伏、风景如画的瑞士，哪里象一个现代化的大城市？分明是一个幽静的避暑山庄，一个美丽的童话世界！

最难忘的是在莱茵河畔遇见的一位老太太。她衣着整洁，落落大方，一看就是一位颇有文化素养的公民。她的胸前挂着一枚人头像章。这个人头像，脖子是树根，被砍了一刀，断了咽喉，两只急如星火的眼睛象盛满了泪水，张大的嘴巴仿佛在喊。文字说明是：“救救森林！”

老太太摘下像章，高高举起，热情澎湃地向游人宣传保护森林的意义。最后的结论是：“破坏森林，就是毁灭文明，毁灭人类！”

说得多么好啊！

保护森林，绿化土地，美化生活环境，在瑞士人民的心目中是一种高尚的美德。瑞士对于森林保护得所以好，绿色织蔽程度之所以高，正是人民这种高尚道德情操的体现，也是人们热爱大自然，热爱优美生活环境，热爱祖国和勤劳致富的体现。

大自然赋予瑞士的资源并不丰富。几十年前，它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牧业国家。而现在，瑞士在全世界最富足的家中名列第三，仅次于科威特和阿联酋。前二者主要靠大自然赋予它的丰富石油，而瑞士则没有这个条件。它的“三大

财政支柱”是旅游、钟表和银行业。旅游业所以发达，固然由于它是“世界公园”或“欧洲花园”，但这个公园或花园决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人民辛勤劳动建设的结果。

劳动，创造了一个美丽的绿色世界；劳动，建设成一个多姿峻美的花园；劳动，创造起一个最富有的现代化国家。

撒什么种籽结什么果。

土地，从不辜负劳动的人民。

瑞士自然景象的美丽，是劳动的象征，是大自然赋予劳动者的报酬。聪明的瑞士人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们才用辛勤的劳动，把自己的祖国装点得象花园一样美丽，为今天的人类造福，为子孙后代造福。



致富的奥秘

瑞士和联邦德国，都是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国家。他们的确很富，人民生活水平很高，而且两国都是在近几十年中才富起来的。这原因在哪里？我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在访问期间，力图寻找这个答案。

“我们国家所以富足，一是没有受到两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一是人民俭朴勤劳。”瑞士朋友回答我说。

当然，这是事实。但我又一想，联邦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盟国轰炸成一片废墟，就全国范围来说，比日本破坏得还厉害，而它现在不也是世界上很富的第一流现代化强国吗？

西德朋友对我说：“我国人民勤劳而又有实干精神。”

当然，这也是事实。可是再一想，我又疑惑不解了。难道说，现在世界上贫穷落后国家的人民，都不勤劳？都没有实干精神吗？当然不是。

于是，我沉默了。

在那个“花花世界”的整个旅行期间，我一直在思索这其中的奥妙。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我渐渐觉得象这样大的疑团，决非我在短期内的浮光掠影所能了解的。于是，我这才把心中的疑团压下来，注意去观察人——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活动，他们的观念。

在莱茵河边的巴塞尔，是一个有近二十万人口的繁华城市，与德法两国交界。我观赏了莱茵河畔的风光，然后又去附近参观古教堂。刚走到大街口，就望见墙壁上贴着一幅大字标语，上面写着：

“我们要自由，要欢乐！”

看来已经张贴不少日子了，边沿已被风撕裂，象芭蕉叶似地哆扇着耷拉着。出于礼貌，我没好意思问这是怎么一回事。但思想敏锐的瑞士朋友显然发现我注意到了这个大字块，当即主动向我说：

“瑞士的青年正在闹‘文化大革命’哩。”

他轻轻地耸了耸肩膀，脸上堆起轻鄙的冷笑。

我大吃一惊。

记得中国“文化大革命”初期，“四人帮”控制的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西欧的“红卫兵运动”，说巴黎大学的学生已向校长夺权，扭打了校长，并走向工厂，和工人串连。林彪告诉造反派要“念念不忘一个‘权’字”。他们欺骗被禁锢的中国人民说，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西方世界也兴起了“红卫兵运动”，开始“夺权”了。上海的“一月风暴”将席卷全球，一个“红彤彤的世界”就在眼前。

“造反有理！”“夺权！夺权！”

而今 中国“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已经结束十年了。而它的流毒与影响，至今尚未肃清。一个是“史无前例”，一个是“深远意义”。难道十年后的今天，又“深远”到瑞士啦？

“他们夺权吗？”我问。

“不。”瑞士朋友摇摇头说，“他们对权没有兴趣。他们只要自由、欢乐、幸福，但并不知道幸福要从勤劳中获得。”

“响应的人多吗？”

“不超过十个。”他又耸耸肩膀。

“他们游行吗？”

“没有。”他指了下那张大字块说，“唯一的行动就是它，没人呼应，也就消声匿迹了。”

我举目望去，街上偶尔有一两个行人，他们步履匆匆，仿佛要追赶一个什么目标。我从许多瑞士朋友介绍的情况以及我的参观所知，瑞士人追赶的是科学文化，生产建设，并从而获得丰富的物质产品，获得幸福生活。而不是空喊口号，更不是今天搞这个“运动”，明天搞那个“运动”，鼓动一部分人整另一部分人，制造人与人之间的猜疑、隔阂、仇视，把光阴和生命全浪费在这不产生任何物质价值的“运动人”的洪流之中。瑞士人民是务实的人民。他们平平静静地建设着自己的国家。

按照宪法规定，瑞士是一个联邦国家。联邦委员会是国家最高行政机构。这个委员会的主席是国家元首，任期一